

書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褎徊者久之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譔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謂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旣訖不禁掩卷而歎也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
爲蘭陵令既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
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
眞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
並稱豈不甚哉漢成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
小技悔其少作發奮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
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
實五稼保邦民否則牴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

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
蘇長公極詆其陋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
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
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
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
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
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
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鑿
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

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搴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深沉之思藴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獎近代文人如林而胷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說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獘極矣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即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証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胷晚而學道奮

以聖賢爲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不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出人爭傳寫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壻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嘆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胷懷不假繩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

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萎葸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先生蜀人父亨于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齎志以沒家族燹于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壻裒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舊史氏松陵潘耒撰

潛書目錄

上篇上

上篇下

潛存

潛書目錄終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上篇上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

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閑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爲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於老死不倦也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眞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

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
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賢先生高世可
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曰吾
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
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
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
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
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
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困齊以存魯吳

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夫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蹙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聞之

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宦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堊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

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皐陶不必理兵刑龍不必懷賔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與周子輿不必王齊荀況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奚貴無用之根不如掘

其根而煬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本之有根無長不實人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韋弱通者圍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痺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大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遁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

主誠義則一義誠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
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
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
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
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
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
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
終日事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
之分已種於中矣未有伏雄成雌伏雌成雄者也心

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溲者助其陰餌以黃蘗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

物也不用則常存小用之則小成大用之則大成變用之則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則不淸不可使如凝膠膠凝則不并昔者蜀之蔣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惡惡誠信而不欺人鄉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券而與之千金賈於陝洛以其處鄉里者處人人皆不悅三年盡亡其貲而反斯人也豈不誠善哉爲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則水止而膠凝無柱以道之也此所謂不出鄉里之善也昔者陽明子方少有後母而數行不善也陽明子憂之女巫來陽明子使告其母曰今

者有神與我言毋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毋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寧定淛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爲非聖人也古人多實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其聖矣乎孟子曰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葢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烏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

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胄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奕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勢以爲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

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

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為我操矢不我傷反為我發心也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三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為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為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

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
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
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
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旣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
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
哉反手之言誠然也孟子之道在養氣而不動心今
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二寸縱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
外皆餘地也彼度山之梁廣若二三尺豈不能措足
哉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使怯者過之則驚眩而欲

墜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冶人致風之器南方以橫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則風勁火烈鎔五金鑄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錐之隙則抑之中虛鼓之無風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氣不充橐也心不持足則不能歷險氣不充橐則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氣大則心定心定則才足固歷險成功之道也

宗孟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爲人莫不言爲然必眞見

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眞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

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眞僞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

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違毋作因其自然具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爲我所故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爲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爲子之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爲徒之得疾病在己飢渴在己爲治爲療宜飲宜食我自知

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於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自得則得爲眞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

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恆暘恆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

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覩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仲尼之敎大端在忠恕卽心爲忠卽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

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既亡客心篡入而爲之主嗜慾內膠人己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即心乎然而有間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既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既焉以假爲眞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

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
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
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
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
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天之生人
有形卽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
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

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愚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浞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酉卯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雞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

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途更無他岐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敎如闢茅成路陽明子以良知輔敎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不易陽明子之言矣此眞聖人之學也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

并不能廣潤故其所爲或壹於剛或壹於柔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闢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跡其所爲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爲君者非悍則昏爲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爲相也若得爲

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啓君之昏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虛受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德不可以不察也謂其無聖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爲習兵也舜不及堯禹不及舜湯武不及禹堯舜禹湯武不及孔子見於書也詳矣見於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而陽明子則反之曰堯舜爲黃金萬

兩孔子爲黃金九千兩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決其輕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獨具神識觀於泰山而謂泰山之土輕重於華山者幾斤兩觀於華山而謂華山之土輕重於泰山者幾斤兩人其信之乎陽明子之衡堯孔若似於此兵者國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聖人未有不知兵者也仲尼之所愼者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我戰則克其謀討陳恒也能以魯之弱小勝齊之強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學於仲尼且聖無不能不

習無不利也而陽明子則曰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是何言也甯一區區小賊遂以傲仲尼謂得金九千兩是仲尼有未足矣謂未習於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未足必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聖人之德也學問之道貴能下人能下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歸之江漢下故一方之水歸之海下故天下之水歸之自始學以至成聖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與其徒良善自楚之

越學於陽明子途中爭論不已以其所爭者質之陽明子陽明子不答所爭而指所饘語之曰盂下乃能盛饘几下乃能載盂樓下乃能載几地下乃能載樓惟下乃大此爲至善之言矣何彼言之異於此言也傲者人之恒疾豈惟衆人聖賢亦懼不免是故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舜之爲聖盡善矣禹之爲聖無間矣以無間之聖人進言於盡善之聖人豈好直言之名而爲是必不然之防哉蓋必有所深見焉衆人之傲在可見之貌聖賢之傲在不見之微意念之間

自足而見其足過人而見其過人是卽傲矣足而不
以爲不足過人而不以爲不及人是卽傲矣是故仲
尼荅鄙夫之問而自以爲空空無知不爲酒困尤庸
人之善事而自以爲未能其心如是是以受攝廣大
造極無上而與天地準也仲尼且然何况吾屬吾屬
當何如其爲志也必至於堯孔而不少讓其爲心也
視愚夫愚婦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
無進而若退而後可以爲學也師友之言必期以大
者然人心多傲得寸爲尺得尺爲丈欲進於大未見

其大先成其傲有以聖人之言敗德者矣且有以聖人之言叛道者矣權衡不精其害甚大陽明子吾之所願學也乃兢兢於斯者恐不善擇於其言徒以長傲以是自察焉爾

知行

息關蔡子其父忠襄公嘗夢見陽明子而問道焉息關因晝爲圖而以己侍側請唐子有以發而題之乃題之曰凡求道者患在道之無從既知所從矣患在身之不至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央遡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遡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即也夫不憚身勞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謂勤矣而卒之望若見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側者是何也未得所從之道也斯人也雖生於魯哀之時遊於東魯之邦踵於孔氏之門猶之乎身不離於戎狄也蒹葭之言吾所恥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既見聖則在聖人之側異於水中之隔矣於斯時也聞聖人之言見聖人之行如渠之導水帆之遇風無往不利而若

之何其不克由哉其不克由者何也未得所由之道也斯人也雖入於孔氏之門從於顏季之列日覩聖人之貌猶之未見也日聞聖人之言猶之無聞也君陳之篇吾所憾也蓋彼知在水之中央而不知在身之中央彼知由於聖之聖而不知由於心之聖不自得而求於外是以在焉而弗在也由焉而莫由也陽明子曰良知是吾師也是非自明依而不違自合於道以言乎其人則陽明子爲忠襄息關之師以言乎良知則忠襄卽陽明子息關卽陽明子凡行道所見

之人皆陽明子不在言貌各自得師夫何宛在與嗟
欲由弗克哉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寶者也知良知
而不致者懷其寶而不善用者也甄雖不敏亦願學
陽明子而不敢謝不及者蓋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
知行爲二雖知猶無知雖致猶不致知行合一者致
知之實功也雖弱者亦可能焉雖愚者亦可及焉何
也善如甘食暖衣惡如餒食褸衣知其甘者知也知
其甘而食之卽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其暖而衣之
卽行矣若知其甘而忍餓不食以待明日乃食知其

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豈有是哉䊢食縷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則合一者自然之勢也分而爲二者自膈之見也我瞻此圖反求於心不假於外知之所在卽行之所在不移時無需事以從息關之後或庶幾乎

性才

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於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強於此者形

不爲隔類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於此者道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即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爲才別謂爲才似有岐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尚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爲才似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內更別無才古之能盡性者我盡仁必能育天下我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照天下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自子輿以後無能充性之才者性乃晦以至於今有

非性之才有無才之性非性之才能小治不能大治無才之性爲小賢不爲大賢聖人道衰管國申商之倫作亦能匡世治民然暴白藏墨使民形牿情散齊鄭秦韓終爲亂國性之爲道聖不加多衆不加少得亦非得失亦非失卽非聖之爲皆由以發然失其中正壹於外假雖出於性已非本性不可爲治譬如穀之精氣淫爲稊稗舂爲粉桼味與穀同雖出於穀已非正穀亦可以療飢不可以恒食恒則致疾又如星之戾氣散爲彗孛亦爲明體亦爲懸象雖出於星已

非正星不可以恒明恒則爲水旱兵革之災管國爲
緹稗申商爲彗孛非性之才所成如是自是以後千
有餘歲世不知性卽有言者亦偏而不純程子朱子
作實能窮性之原本善以求復辨私以致一其於仲
尼子輿之言若合符契此其所得我則從之此則我
從人不我得其若人何蓋彼能見性未能盡性外內
一性外隔於內何云能盡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
明有光著火於燭置之堂中四隅上下無在不徹皆
明所及非別有所假而爲光亦有無光之明如燭滅

而著在條香滿堂賓客無不見其明者然而明不及衆衆皆昏亂不能行作不知几席所在不知東西所向不知門戶所由人亦何賴於此明若卽此明取而燎之何患無光惟止於香杪炷而不燎是以雖明而不及於衆無才之性所成如是性之爲才故無不周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後儒僅能周身蓋善脩則周不善脩則不周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萬物於彼有闕卽己有闕欲反無闕必脩其無闕雞卵無雄者蜀人謂之寡彈有媼易十卵鬻者紿以五

配五寡既伏既出乃知其寡卵之爲物無陽亦成銳
前而豐後白外而黃中雖有至精者不能察其孰爲
配孰爲寡既伏之後有陽者出爲雛無陽者敗爲液
卵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媼不知學見渾成其中闕陽
而儒不知儒者豈不知陰陽乃其思力惟恐不精惟
恐不一理沉事滯固守不生於是求復亦成剝求泰
亦成否十月之間陽雖存而不用不能疏土脉鼓萬
物謂之無陽人心亦然心之陽若何道貴明明由於
靜道貴通通由於明道貴變變由於通道貴廣廣由

於變發生不窮是爲心之陽古之聖人萬物爲一功同天地所施無不合者皆在於是道力雖廣不於廣徵雖卽次有推實具於由靜得明靜中自足至明則顯明非其明守靜乃塞靜得其靜大明乃生以軸觀靜以受軸之虛觀明以行觀通以御觀變以至觀廣軸虛相受徑不二寸圓轉無滯九州之遠道里交錯不計其數造車之始已攝於徑寸之內性之爲才視此勿疑言性必言才者性居於虛不見條理而條理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卽一微草取其一葉

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有條理乃見天道堯舜雖聖豈能端居恭默無所張施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一衣一食皆得各遂必命禹治水稷教農契明倫皐陶理刑后夔典樂庶職無曠庶政無闕乃可以成功堯舜之盡性如是後世之爲政者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廢何以性爲誠能反求諸性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性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同仁與私反若能去欲至盡如匹帛無纖塵之色是可謂

之無欲不得謂之無私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天非
己獨專以自善是爲天私雖天非仁仁之爲道內存
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流動滿盈無間
於宇內是卽其本體非僅其發用氣機不至萌蘖立
見其絕條榦立見其槁既絕既槁仁將安在是故虛
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苟善脩之無行不順
義與囙反無有定方凡德易識惟義爲難識內主易
識外行難識主以專直行以變化心如權世如衡權

無定所乃得其平確守不移謂之石義揚號以服人謂之聲義二者雖正不可以馴暴安民人我一情本無衆異一情衆異猶一繩互綰而爲百結從中解之則不可解引而直之各自爲解復爲一繩豈有不順於此識義夫然後義達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讓禮所由出苟善脩之人無不讓禮與爭反古之禮經後世多不能行不行不足以病禮禮之失非儀文度數之失乃爭之失上世以禮息爭後世以禮遂爭君子而不爭則君子不名道德而不爭則道德不顯何

况勲勞何况富貴何况奸慝天下大亂此爲之根救於其發其何能救知禮者不在行讓先揖讓右而在心讓賢尚賢之世必無眞賢示賢於人恥於賈貨歸賢於己辱於攘貨世以賢爲賢我以不爭爲賢讓德之外更以何者爲賢抑抑雍雍不習而成風君子不黨小人不戎雖不議禮而禮自行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明智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通智之本體同於日月自襁褓以長知識日深掩蔽日厚蔽明者非他卽我之明蔽聰者非他卽我之聰我所以不及

舜者我唯一明舜有四明我唯一聰舜有四聰是以我測一物而不足舜照天下而有餘人之耳目不大相遠十里之間不辨牛馬五里之間不聞鼓鐘誠能法舜以爲智四海之祝詛附耳以聲未至之禍福承睫以形所患智之不足者患在正不勝詭夫詭明不如小明小明不如偏明偏明不如大明大明所在雖身所不歷事所不習而智常周於天下三德之修皆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善與不善雖間於微渺亦不難辨但知其不善而去之知其善而守之謂爲

竟事以此用智未得智力脩德者雖能致精得於沉潛其中易膠智之眞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之圓則成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而和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誤者見智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旣成僅能充身華色不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脩皆從智入人固我同及其積小至大積近至遠則有不同世有守一官治一邑而稱善者而善治天下者則未之聞蓋大小不同勢遠近不同情豈能縮天地爲三里

之城豈能綂萬物為三百戶之民德雖至純不及遠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可勝用雖不殺梟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此為大機大要陽氣發生軸虛相受二喻蓋取諸此

性功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為上倫上倫如日

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己獨昭昭

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

螢不可亂星不必爲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

象堂房奥窔無有隱匿青黄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

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衆農耒

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與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

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

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以象

取喻日月星有異體以心取喻日月星惟一明自照

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卽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卽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卽能照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卽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城卽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卽一國之耳目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卽其耳目心身無不遂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垢體立峻潔何讓日月孰不尊其賢仰其德雖賢雖德無尺寸之光以臨下土以惠營作飛走之類天有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

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日禹文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恒謂聖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待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今之制度朝賓之服必束絲帶絲帶之長五尺綴以錦包綴以佩刀綴以左右疊巾繞後結前而垂其𦆲斯爲有用之帶若有愚者割五尺爲二尺五寸者二持以嚮

於市闤之不周結之不得綴之不稱市人必笑而不取然則雖爲美帶割之遂不成帶脩身治天下爲一帶取脩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脩身致中和育萬物爲一帶取致中和割育萬物不成育萬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歸仁爲一帶取克己割天下歸仁不成天下歸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梃撻秦楚爲一帶取孝悌忠信割制梃撻秦楚不成制梃撻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續所割二尺五寸之帶還爲五尺之帶可圜可結可綴兩端之毬[illegible]然而

中有續脊終不成帶大道旣裂身自爲身世自爲世此不貫於彼彼不根於此強合爲一雖或小康終不成治若是者何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又譬織帶者引五尺之絲於機上但成二尺五寸其二尺五寸不加緯織仍爲散絲但結尾端亦豈成帶以織所起喻本以織所止喻末工專於本不能使未織之半自然成帶學專於本不能使未及之羣生自然成治若是者何一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

水則爲一於己必盡於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父子相殘兄弟相讐夫婦相反性何以通天災傷稼人禍傷財凍餒離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盜賊忽至破城滅國屠市燬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不可爲天下官天地初闢有道無德有治無政淸靜淵默各養其身黃帝谷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運及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

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備使五穀爲食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漑生匡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決本眞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筦鑰專歸於儒故仲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輈轉亂國日不寧息身既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緜種釋惟明死故求

眞心實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
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
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卽所成性離之無以盡
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廡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
人若棄其廣宅棲身於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
性何以異是今於其內致精於其外若遺若忘天地
山河忘類泡影萬物百姓遺等芻狗名爲治世實非
治世卽非盡性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
空未見其實吾見其私未見其公學能盡性四通六

格備在一身如酌水於井取火於石井無盡水石無盡火夫井僅容甕石大如棗何以無盡若是以天地之水通於容甕之井以天地之火藏於如棗之石水火本自無盡非井石能不盡世能用我如日酌日取無求不足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錮智慮外勲利怵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專一藝猶有益於治

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自明

道無小大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知吉凶聖人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如土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繩擧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

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就之不可取寶非己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己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

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園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自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內實內明譬諸

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即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即氣血而不知聞識之非即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學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按脉則藏結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

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吾目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間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尚何言心心有眞明人

皆以意爲明心有眞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
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眞體眞明大徹
小徹內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內見於尺而外尺應之
心無長短易應者內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內得
其十而外效不闕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旣事旣試
內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古之人學
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
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
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彝迨其

後也非性命不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叅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掇前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絕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橫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充原

唐子嘗出遊而歸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朋友親戚亦有來問者乎曰無有也則稱鄰人之善問鄰人之善者誰也則皆鄰人之婦也又嘗出遊而歸其妻出果蔬以飲酒唐子曰家且無食是果蔬者其以何易而來曰是鄰人之婦所遺也恐子之歸而無以飲酒也故留以待子又嘗出遊而歸入門見女安而憐愛之執其手理其髮拊其頰而笑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是兒何以爲嬉妻曰昔之夕鄰女要之往爲設餅

食又遺之橘十二枚以歸於是唐子乃歎曰婦人之智不如男子豈男子固薄而婦人固厚哉男子溺於世而離於天者也婦人不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昔者唐子遊於吳之南館於甯生之館年俱弱相親如弟兄也夜不相舍而臥飢相與燀竈爲羹登舟送唐子既埀涕去矣復循涯而追及於湖濵相望不見而後反又十八年而遇之禮貌有加情則疏焉又十年而假宿於故館有客右坐唐子左坐勸食必於右勸酌必於右笑語必於右晨興則爲辭而避去於是唐子

追念之而歎曰孺子之智不如丈夫斯人也豈爲孺子則厚而爲丈夫則薄哉孺子未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丈夫溺於世而遠於天者也嘗聞諸越之耆老曰郭鴻臚居喪自始死至於禫絞衾虞祔哭踊居食皆中於制陽明子謂之知禮他日有嬰兒喪其母者入室求其母不得號而不乳食者三日恃粉糜以生陽明子見之謂門弟子曰嚮也鴻臚之居喪不如是嬰兒之善居喪也陽明子行年五十當其始生之日門人往賀曰惟夫子不虛此年詩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夫子之謂也夫子天授之哲人也非弟子所能及也一人言斯衆人皆歎陽明子曰吁二三子未知我也衆人順年聖人逆年知與年加見與年加聞與年加知浚沉心見博覆心聞蓄亡心三者根心還以戕心順年而下如順瀧而下逆年而反如逆瀧而反吾行年五十哉吾欲反乎禘祿之初而未能也祭之先肆樂舞於郊壇唐子往觀焉或曰古樂不得聞今聞此聲廣大和平感我性情是必虞夏商周之遺聲也美哉聖人之制器作樂也

唐子曰聖人烏能制作天地生物八器別焉八器旣別八音具焉音者器所固有也於是聖人取泗濱之石以爲磬斷嶰谷之竹以爲管伐嶧陽之桐以爲琴瑟文嗟歎之言以爲歌詠協之以六律播之以五音宣其固有也后夔雖聰工倕雖巧豈能有所加損哉皆天地之本聲也道喪世降情失慾流奸聲繁興猶是鐘磬猶是管籥猶是琴瑟賤工狡童蕩節致柔佻妓靡曼以爲讙樂是淫濫之志所造也非天地之本聲也是故古之聖人治以樂成不外乎聲奏至於邪

國以和萬物以蕃天地以安無他以本聲達其本性也及乎亂世樂亦成亂至於君臣無禮父子無節男女無別兵革緣起邦國崩喪無他以奸聲長其奸氣也蓋聖人脩身育物因其故有不益於外故有者恒生外益者必害物固然也唐子曰舜治天下有苗不服有苗天下之昏民也伐之不懼教之不知舜能格之斯無不格矣易曰信及豚魚豚魚物之至戾者也浮木觸之翻若吹脟信能及之信斯神矣不及而格之謂神非類而同之謂神非聖人能而我不能通與

間異也天旣生物萬億其類不得其類則人與物二天旣生人萬億其形不得其形則人與人二母旣生子彼此其身不得其身則子與母二奚啻是哉耳旣有聞百千其聲不得其聲則耳與心二目旣有見百千其色不得其色則目與心二心旣有知百千其慮不得其慮則心與我二苟得其道則舜與苗民爲一身舜與豚魚爲一氣不得其道則苗民豚魚卽心而是其如心何哉其如心何哉水在杯中與在海中豈有二水然兩杯相並隔在分杪不得爲一水四海相

去不知其幾萬里游魚可達也豈謂為異水山川草木牝牡形質大判矣生天生地以生羣物無二生也陽氣時至蟄蘇而化有條達而苞長無二生也方各見方物各見物故不相通聖人盡性如海復性於原是以類亦通非類亦通也

居心

聖人與我同類者也人之為人不少缺於聖人乃人之視聖人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或曰天地之氣有叔季故其生人也有厚薄我觀在昔或百年而

聖人生焉或五百年而聖人生焉或數聖人同朝而立或數聖人比肩而遊自周以後遂無聖人是氣之薄而不生聖人非人之不能爲聖人也唐子曰謂古今之氣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長翟今之人皆爲侏儒古之馬其身倍象今之馬其身不加於犬而不若是也以是論人不薄於形而薄於所以爲形必不然矣唐子曰古之爲學者始造於常常則必至於大大則必至於精精則必至於變變則必至於神如時之除而不見其除也如時之進而不見其進也若農

夫然播穫百穀候之而弗失焉今之爲學者不然其書百千於古其聞百千於古其論之詳備百千於古聖人之言得彼而益見其神其言合於神矣其人不出於常不出於未造之常則亦不免於爲衆人之身而已矣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好學者內省外察唯恐分杪之不合於聖人而卒至於相去之遠如是何哉曷亦反求諸其心矣人孰不欲有安宅哉過朋友之家語言飲食旣畢則去之矣假居於人之室近則月日久則歲時則去之矣之燕趙

者次於旅舍信宿則去之矣非已之宅過而不留焉是已之宅終身不離焉於宅則知我於心則不知我以觀宅者觀心則知心矣以居宅者居心則得心矣然則當何以居心哉嵩嶽之山立乎天地之始並乎天地之終處於六合之中以爲之位連乎四極之下以爲之根斯亦不移之至矣心之不移也似之大海之水風乎南北蕩乎東西無所表之以識其處無所維之以得其止斯亦無定之至矣心之無定也似之聖人之心如嶽衆人之心如海善居心者能使海變

爲山則堯孔可幾也或曰心旣定矣敢問求道之何從曰子欲將心求道乎曰然曰子之將心以求道也豈不以道爲至神之一物望之而不見將竭心思窮歲月如結網求魚操弓彈鳥乎曰其或然乎唐子指燈而言曰吾與子處於墉室之中目無所見著火於燈明照四壁無所不見豈非以火乎然則火自明也明卽火也非火在是而別有所假以爲明也心譬則火也道譬則明也何見爲二物哉

除疾

唐子曰我有疾曰逸其寂也液液然其動也洩洩然其流也不知其所之焉若使我繫心如繫羊夫亦奚難有不縱而縱繫之而莫繫者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我又有疾曰躁人之產於其土者其性多如其土吾產於湍峻之鄉故吾性亦湍峻閉戶之時不能移景而坐必將變焉不能終食以須必將先焉不能終朝以寂必將動焉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少康失家滅浞乃復不然戍郊者浞衆也守門者浞衆也衛宮者浞衆也少康至郊誰爲啓郊少康至門誰爲

啓門少康至宮誰爲啓宮雖其故家終不能入必戰
郊斬門淸宮而後入我之欲除二疾也如是孺子有
好戲者侍於先生敎之以成人之禮孺子悅端坐不
動無異於成人及先生出與其曹嬉跳越奔走好戲
如初我年五十六矣求止不恒猶彼孺子豈非恥哉
請自今毋若孺子鄉人有好鬬者有事飲於社就席
而能下舉爵而能恭無異於善人他日與狎少年處
一言不合起鬬如初我學聖人之道者也求靜不恒
猶彼鄉人豈非恥哉請自今無若鄉人

病獲

唐子爲學十年視陶猗之富如鼠壤視趙孟之貴如鶩毛而逸心不收躁心不除見譽亦喜見色亦悅行年六十二矣飲酒過多晨輿嘔沫懼其馴爲迴風也於是止飲因疾而思生因生而思身因身而思養因養而思遇因遇而思營因營而思死曰生旦也死晦也羊相抵於屠門而不知其將屠也雞乘尾於竈下而不知其將烹也人皆求勝於人求遂其欲何以異於是朱氏之館有養生之書取而觀之其言有之□

神御氣氣駐形心生則神亡心死則神居解之曰心無生死生死云者舜之所謂人心也殉心喪神終其身爲戚戚之小人而短命以死爲心乎爲神乎引著而思之舍箸而變焉食進於前方惡忽甘視之如易器僕使於前方怒忽悅視之如易僕出門不罔入室不憂有遠慮而不思見好色而目不留十年學之而未能一食忽焉而得之樂莫甚焉引而直之勿使復曲扶而正之勿使復偏一食得之必且一食失之也虛中以與人直己以遇詐知我不爲喜不知我不爲

慍譽我不謂厚慢我不謂薄虛吾宮潔吾室明吾牖
謹吾戶處乎其中無所願於宅之外如斯以俟之耳
悅入
甄晩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壹於心
而患多憂多恚爲心之害有敎我以主靜者始未嘗
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敎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
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
未嘗不力而憂恚之疾終不可治因思心之本體虛
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達心無窮達地有苦樂心無苦

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恚而勞其心以治憂恚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既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詈僕妾而怒養子而亦

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即此一人即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悅不在物也悅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悅爲戕心之刃悅爲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爲從悅以入悅者非適情之謂非狗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自從悅入

不戚戚而恒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潛失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逸如繫狙包豕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逸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豕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人倫難協民物難齊皆心之所貫也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悅可以達之不悅則嘗懷煩懣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

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間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悅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悅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於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悅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爭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陰霾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悅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爲悅之所可致也仲尼之敎亦多術矣不聞以悅敎人而乎由此入者何乎蜀人也

生質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憂恚細察病根皆不悅害之故由此入也悅為我門非衆之門人固有生而無慍怒者豈非質之近於道乎而不可以入道者何蓋人之生也為質不齊而為疾亦異或之剛之柔不以相濟或好名好利用心不壹是在因其疾而治之不可同於我也

恒悅

唐子語戈仲子曰子勿憂貧貧者天也子如憂之貧未可去而憂之害子心者甚於貧矣戈仲子曰吾亦

求樂耳唐子曰子將何以求樂曰吾一日之間有可樂之人則與之有可樂之時則弗失有可樂之地則往焉唐子曰若然則子之心是百憂之府也若憂子之人至憂子之時至而亦無可樂之地子其若之何且三可樂者假於外三可憂者根於中子避憂如避讎防憂如防賊而不知讎與賊已先據於心其將焉逃仲子未學而不善問遂無以發之也心之本體無憂無樂者也不受物加不懼外鑠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鑿雖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質不變心之爲體有

似於此而難見心者何人之有身生於嗜欲養於嗜欲其所以陷溺其心者自生而然矣雖見爲故有而實難復於故有雖順乎自然而實難合於自然用力既久漸有得於初心不於樂見而於憂見蓋害心者卽養心之方蒙心者卽明心之藥是故仲子去憂求樂吾則去樂就憂憂樂不移其心則無往而不自得心之本體雖難復全由此可以漸見傅說假食於胥靡呂尚賣飯於孟津管仲𢼄幽於南陽百里奚飯牛於秦市時憂也舜遊於鹿豕之羣太伯處於蛙黽之

鄉顏淵居於陋巷原憲棲於漏宇地憂也瞽象殺舜管蔡害周公桓魋厄仲尼臧倉沮子輿人憂也此十二君子者身嘗時憂無異於居上卿而封大國也身處地憂無異於臨南面而宅夏屋也身遇人憂無異於九族敦睦羣賢從遊也是故處樂不見君子處憂乃見君子堯之於舜亦必試之於烈風雷雨乃知其不迷況學者乎吾旣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於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挈之甚輕可攜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

則剸𤬏而酒溢於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於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恒不恒吾自從悅入未敢自信悅之恒然蓋試之於可憂之地而後知其能恒也昔者蕭齊其田使原賈經少有利焉原不肖盡亡其資又使爲牙以主經客客竊客金以爲質以責原負失金者移其妻子子弟數人寢食於堂日夜號哭而欲自經竊金者與其屬數十人詬僕而問主牓於衢巷告我盜金遂速於訟當是之時孤而無助家人離心雖非死亡之禍實無異於秦楚

之兵交攻我也當是時有以償之則已器物鬻盡無以償之於是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食盡而禍起無以弭禍遑恤其後豈與顏淵之瓢飲曾子之踵決等乎哉士之困窮未有至此其極者也妻曰過五日無食矣既處困窮又遭多難多難即解饑寒漸至朋友不可告親戚不可告何以為生乎予近日之學專主於悅吾恐悅無解於憂而憂且以傷子之悅也唐子曰無食豈能不憂多難豈能不憂憂之自憂有憂之所不及者譬諸客之謀焉謀於外者不涸吾堂謀於

堂者不涸吾室心如室非誅之所及也又譬諸堂前之井焉炎暑如焚無所逃避寒泉在下澄然不知心如井非暑之所及也內外不相及我之所憂亦何傷於我之所悅哉

七十

唐子行年七十處於張氏之館當始生之日以其餘酒晝而獨飲自慶也七十者生之日日遠死之日日近是弟子之所慶也非所以自慶也然則何爲自慶人之老少不同於鳥獸鳥獸不知脩人則知脩我髮

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
將反其心於髮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
正學時令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少不能學道少
之所學者誦讀非道也若可學必其智慧早成智慧
早成者萬不得一壯不能學道壯之所學者聞見非
道也若可學必其道力早全道力早全者萬不得一
蓋人生於氣血氣血成身身有四官而心在其中身
欲美於服目欲美於色耳欲美於聲口欲美於味鼻
欲美於香其爲根爲質具於有妊之初者皆是物也

及其生也先知味次知色又次知服又次知聲又次知香氣血勃長五欲與之俱長氣血大壯五欲與之俱壯二十以上爲士者貢舉爭先規卿希牧而得貴其爲衆者營田置廛居貨行賈而得富其貧賤者亦竭精敝神以求富貴若是者奚爲也將以求遂其五欲也非貂狐之溫不以爲裘非錦殷之華不以爲茵凡所以奉身者無不爲也吳越佳冶之女列於房帷姑蘇奇巧之優供其宴樂凡所以奉目者無不爲也玉田之嘉穀德昜之美酒閩廣之海珍凡所以奉口

者無不爲也艷姬歌曲巧伶奏聲靡靡曼曼移聽迷心凡所以奉耳者無不爲也蘭桂芬於園囿沉涎馥於堂室凡所以奉鼻者無不爲也此自二十至於四十五十之候也心之智識皆爲五欲之機巧五欲之機巧還以助心之智識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旣失位欲爲之主則見以爲生我者欲也長我者欲也人皆以欲爲心若更無所以爲心者其本心雖未嘗亡而陷溺之久如素入染不可認取如珠投海不可尋求於斯之時舍欲求道勢必不能謂少壯之時不能

學道者以是故也血氣方壯五欲與之俱壯血氣既衰五欲與之俱衰久於富貴則心厭足勞於富貴則思休息且以來日不長心歸於寂不傷位失以身先位亡也不憂財匱以身先財散也貧賤之士亦視之若浮雲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向以從身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貂狐之溫同於布褐之衣身蔽撤矣向以從目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蛾眉之女同於齵攣之妾目蔽撤矣向以從口之欲而遠於道今則王侯之羞同於閭里之食口蔽撤矣向以從耳之欲而

遠於道今則絲竹不如無聲耳蔽撤矣向以從鼻之欲而遠於道今則馨香不如無臭鼻蔽撤矣於斯之時不啻視富貴如浮雲而且視死生如旦暮向有聞不可用今則聞皆可用向有見不可用今則見皆可用向有思不可用今則思皆可用向有力不可用今則力皆可用五蔽既撤一心漸露如素墜於泥中湔之而易復如珠遺於室中求之而易獲是故老而學成如吳農穫穀必在立冬之後雖欲先之而不能也學雖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

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

無助

吾遊天下其不至者廣以南耳未嘗見一賢人焉以天下之大家誦詩書之言人慕文學之名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故天下雖多賢不可得而見也吾處吳中三十年矣未嘗見一賢人焉吳地勝天下典籍之所聚也顯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遊也多聞多見士多英敏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是

以吳中雖有賢不可得而見也文者君子之所貴也
今之文非古之文也其言雖美而非實義吾不欲取
而觀之矣經者道與治之所在也今人窮經好爲創
見而無實用是爲誣經吾不欲取而觀之矣性卽性
耳有何可言今之學者好言性辨論多端何與於性
卽其言善亦爲論性非求見性吾不願聞之也今世
亦有正直之人言不妄行不苟但能淑身而不能明
心下學而不能上達吾豈不見而敬之然非學之竟
事也今之士吾未見有出乎四之上者亦何益於我

哉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惰也有此二益則
進學易而成功蚤無此二益其遂已乎其亦難易蚤
晚之異耳孟子生於戰國之世未得為仲尼之徒未
得與顏曾為友天下之言學者非楊朱則墨翟其謀
國者非儀秦則孫吳孟子無所取益而巍然為聖人
獨立於天地之間彼聖人之儔也非中下之人所及
也然而即心是道即心得師破迷起惰不假外求誠
能精思竭力必為聖人不過為之難而成之晚雖無
師友可也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昔者有明

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於勞閭里之近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靴鞚而升靴鞚而下靴鞚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塗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強起而行脛腫臙跰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之右於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已而已矣

我無馬我自有足我無僕我自有力足雖弱不至不能行力雖弱不至不能舉人如翔而至我如刖而至人先庚而至我後癸而至苟不憚勞不恥後雖無僕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爲學無朋亦若是矣甕也請從山東公子之後也

思憤

洪範六極𠃉有五焉皮絮三襲違鑪則栗比戶露寢當風則嚏疾也越在異鄉孑處無族十世之澤將於我絕憂也雖有陋室不展四體雖有下田不足二征

貧也身五咫半要二拱弱禮人起慢致辭聽藐惡也遇重如厔處彊如女秉德不弘爲義無勇弱也客有聞是言者見唐子而弔之唐子曰客之恤我厚矣雖然客當弔我一極而賀我四極客曰四極何極云何當賀曰體彊者必先敝氣盛者必先委恃其彊盛而無所可虞或淫於色或困於酒或壅於味外以沉鑠其體而內以蠹喪其志是彊盛者所以自戕也保生後死者恒由於疾屏慾近道者亦由於疾是疾當賀也昔者大伯竄於荆蠻背親違宗而又無子憂莫大

焉乃仲尼稱爲至德比於文王惟憂所以見德也且
夫古之人沮抑志奮困阨學成或內寧而啓亂或多
難以興邦是憂當賀也虛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
所安也美好盈於外愛樂繫於中則心佚而道亡無
欲者上矣寡欲者中多欲者下吾患不能劫欲而乃
有以遂欲有以遂之中可移於下無以遂之下可移
於上是貧當賀也偉於貌者人敬之美於度者人愛
之辨於言者人服之是三者未必爲德器也適足以
蔑人而自足反是則所向多拂增勵其修必不以短

於形者短於德矣是惡當貫也人之視此四者以爲天降疾惡甚於刖劓之刑天降憂貧甚於流竄之罰其於愚人則流於傭隷入於竊乞其於才人則流於儌幸入於奸亂其於文人則發爲騷怨之辭肆爲狂悖之行志道之士則不然烈火可以鍛金粗石可以攻玉阨於處世者利於入道者也今使一福一極者同居而共學則極者之脩必半福者而十之矣是四極者殆天所以資賢豪也而可不賀乎客曰然則子以爲當弔者弱也弱亦四者之類也而獨以爲當弔

者何也曰疾病慎之憂患安之飢寒不足以爲憂不重於人不足以爲恥人之大患莫過於弱矣弱者雖好善若渴見義必爲進而不續續而不終以之爲國必衰其國以之爲家必索其家以之爲學必廢其學卽有智慧異敏而卒與衆人同沒者惟弱之故也幸生爲士身爲聖人之徒志任天下之重入道知路爲學知方乃因仍其心思需次其歲月悠游晏安卒以無成生爲食粟之人死爲游魂之鬼如之何不弔挈缾之力不能舉鼎不勝其重也馬不千里徒不百里

不勝其遠也苟擔而行弛擔而息有時而間也此亦弱之無可如何者也是誠然乎是殆不然求道不與器界同用力不與手足同求道在我用力在心弱則斯弱矣強則斯強矣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周道坦坦夫何所畏吾志必往誰能沮之已不能趨而倚於人雖有載而驅之者亦將半塗而廢矣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必朝焉必宗焉緣陵趨壑晝夜不息必達於海雖有從而堙之者其沛然之勢卒莫能禦也吾誠不安於弱又當困阨有

以憤發雖弱可強今雖老矣願爲朝宗之沔流必不爲丘隅之黃鳥客其不終弔我乎

敬修

徐中允謂唐子曰聖人之學以敬爲本先生言靜而不言敬非所以善修也吾謂靜不足以盡之當益之以敬曰然靜以言乎心之體也敬以言乎體之持也心如玉靜則玉之質敬則執之愼也道著而變變形而多靜其本也爲資不同爲修各異敬其總也居於河濵者始汲而歸濁不可飲也注而勿擾則石泉矣

定其器而蓋之者敬之謂也撼其器而擾之者不敬之謂也聖衆同心靜與不靜之分也聖衆同靜敬與不敬之分也聖衆同敬恒與不恒之分也我有在而敬不能無在不敬我有時而敬不能無時不敬夫心之覺也無間氣之息也無間能敬者與覺俱在與息俱存與覺俱在故心無散時與息俱存故氣無暴時心無散時氣無暴時是爲能敬謹愼敬也而敬不盡於謹愼溫恭敬也而敬不盡於溫恭無肆無慢敬也而敬不盡於無肆無慢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祭

祀之敬也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威儀之敬也書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臨民之敬也三者詎非心與吾聞之養卉木者枝葉披隕其根必傷詎非君子之所愼守與然非其本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欲與縱出於心而自賊者也敬者止欲於未萌消欲於既生防縱於未形反縱於既行所以保其心而納於禮度者也自堯舜以來天下之言學者皆知以敬爲本人知敬之爲本而不知其能治心亦或害心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亦或無功於天下是何也人孰不知敬與

不敬之異而莫辨敬與敬之有異也心用尚智善敬者益智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固心用尚勇善敬者益勇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弱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是拘儒之敬也固矣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淺儒之敬也弱矣若是者反害其心而無功當堯之時九山不闢九川不順五穀不樹五倫不敘於是堯禪舜舜禪禹不傳子而傳賢以安天下之民夏商之季獨夫燒炳民命百官昬亂於是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伊摯放太甲呂望出奇謀以安天下之

民若是者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未有之奇功也虞夏商周之君臣惟能以敬慎行智勇故處此大變成此奇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徒慎也將以求涉濟也吾聞之習心太約者不可以致遠習身太謹者不可以犯難有言行如曾子而涉濟不如孟賁者其去聖人之敬也遠矣敬之爲道豈期於寡過而稱爲君子云爾乎將以盡其心也將以全其性也將以大其功也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有輕心者不能及敬所以重之也有慢心者不

能及敬所以篤之也容儀之莊視聽之謹非外也所以防其外而一於內也是故其氣清其知明不持而固不勉而行盡人達天皆由於敬施於天下不勞而定曲士然乎哉內省而拘外慎而泥求其心而適以錮其心其於天下何有亦自成其爲無背之小儒而已矣

講學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也者猶陟險之有助也得師得友可以爲學矣所貴乎

師友者貴其善講也雖有岐路導之使不迷也雖有險道助之使勿失也師友善講則學有成矣夫講者非辨文析義之謂也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若日取五經之文而敷之日取諸儒之言而討之日取孔孟之書而述之使聽之者如鐘鼓之蕩於胷如琴瑟之悅於耳羣焉推之以爲當世之大宗師君子則鄙之其鄙之何也以爲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也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則亦講五經之文焉云爾則亦講諸儒之言焉云爾則亦講孔孟之書焉

云爾是何異於謝莊之塾師乎謝莊之塾師教章句
解文字而已夫教章句解文字童蒙猶有賴焉茲之
講者無益於學者殆不如彼之有益於童蒙也是故
孔子教人因其各得而言不間復取五代聖人之言
講之也孟子教人以其自得而言不間復取孔子之
言講之也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
異水也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非異火也向
也不知道之所在以為遠不可求即知道之所在以
為求之而不易致今則求之於已乃我之自有焉則

善講者之功也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是故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煦嫗覆育如雞之伏卵而後教可施焉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於先生侍食於先生非若大衆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而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

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

一曰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不以剛治柔即以柔治柔不以柔治剛即以剛治剛是易也雖有扁鵲不能以一藥已衆疾是不可同也不能以彼藥已此疾是不可易也寒者以桂熱者以檗而後可以爲師而後可以施敎焉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已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已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爲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二三人焉會於一所羸

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
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
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
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
道而未能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爲
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
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
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
慍而或非所當慍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

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已不自知睹如滅燭人之視已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即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即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二三人中互相爲讁循環不匱何患學之無成

勸學

出入必由戶無踰垣穴牆而由之者寢興必居室無登巢入窟而居之者飲食必以火無決腥茹草而飽

之者人未有舍其必爲而不爲者也未有必不可爲而爲之者也必爲而不爲非人道矣以此三者譬道則道也者不可一人離也不可一事離也不可須臾離也聖衆同之貴賤同之無他塗也聖人不作世衰道喪旁蘖別出乃訾議儒者至於宋則儒大興而實大裂文學爲一塗事功爲一塗有能誦法孔孟之言者別爲一塗號之曰道學人之生於道如在天覆之下地載之上孰能外之而讀書聰明之士別爲一塗或爲文學或爲事功其愚亦已甚矣雖然自道不明

儒者習爲迂濶無用於世是以有薄而不爲從而訾議之者未可舍已而罪人也韓非曰齊宣王問於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博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故不博儒者弋乎曰否弋者從下害上故不弋儒者鼓瑟乎曰否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故不鼓非蓋諧言以詆儒也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善學者不見大體泥於外迹皆不博弋不鼓瑟之徒也以是見薄於世誠未可以罪人也君子之於道也敬以脩已廣以誘民文學

事功皆備其中豈可誣也是故凡爲士者必志於道何以志於道凡所見之人無貴賤無小大皆以學明倫也凡所遇之事無順逆鄙俗皆以學盡義也養僕妾謀衣食量米麥權蔬肉皆以學求仁也草木必有根舍是而爲文學必流於浮靡構築必有基舍是而爲事功必至於傾敗而殃民若斯之人不求身心不知人道猶出不由戶入不居室飲食不知味孟子所以譬之於禽獸也是故上之爲士惟此一塗更無他塗王崑繩爲人敏達善爲文章唐子樂與之遊一日

告之曰子曷學道道非異也智者視爲高遠而不可求愚者視爲迂濶而不肯爲烏知道者其中無苦難之事有便安之利不入其中則已一入其中卽嘗其味天下之物無有如其甘美者何以見其然也處世多憂患遇人多不良卽才智足以御之以苟免於今之世其身亦大勞矣其心亦甚苦矣學道則不然無入而不自得正己而不求於人雖有憂患不改其樂雖遇不良無傷於己終其身處於安宅之中行於坦道之上雖美色鄭聲不足以喻其娛樂矣天下之便

利有如斯者乎王子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翰林顏學山試士浙江唐子爲之客顏公語坐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憂士有士之憂公卿有公卿之憂天子有天子之憂此謂天之勞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無憂人不知求之耳學聖人之道是也不求足於世孰有與之以不足者本無不足於己孰有處於不足者坦坦然蕩蕩然遊於天地之間如在唐虞之世其有憂乎其無憂乎顏公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